

六 经 病 证 的 针 灸 治 验

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陈 吉 生

六经病证辨证用药恰当,确实有其卓著的效果。然以针灸治疗此病,不但可与抗衡,而且尤显优越。兹举验案数则如下。

案一:太阳病证

丁××,男,39岁。恶寒发热无汗,项强头痛,身楚肢痠腹冷,口淡食减,喜热饮,小溲清长,大便正常,脉浮缓,苔薄白。病由体气虚弱,风寒侵入,毛窍闭塞,邪郁于表所致。经前医服药无效,须防转入阳明。初诊:针风池、头维、合谷,缓刺激,留捻三分钟,风府、风门,针后加灸五壮。复诊:头痛项强基本好转,恶寒发热未解,仍然无汗,按前穴加针大椎、曲池、少冲,重刺激,留捻三分钟,灸巨阙、中脘各10壮。针灸后10分钟,遍身汗出,诸症痊愈。

案二:阳明病证

庄××,男,30岁。发热微汗不恶寒,烦渴喜冷饮,前额与眼眶胀痛,气粗口臭,饥不思食,大便不畅,小溲短赤,脉洪数,苔薄黄。此系太阳病未能表散,转入阳明为病。初诊:针头维、阳白,中度刺激,留捻三分钟,内庭、解溪、足三里、支沟,用重刺激,留捻三分钟。复诊:前额眼眶胀痛消失,热退仍有微汗,大便畅,小溲稍清,纳食虽可,但不知味,脉转缓,苔薄黄,乃针中脘、足三里、解溪,留捻三分钟。仅针二次,病遂霍然而愈。

案三:少阳病证

周××,男,31岁。寒热往来,口苦咽干,胸满胁疼,呕吐目眩,双侧头痛,两耳发聩,少腹隐痛,小溲不利,脉弦数,舌红、苔厚黄。此乃风邪侵入腠理,留着胸膈之间半表半里之处,病属少阳。初诊:针中渚、足临泣、中脘、期门、章门等穴,中度刺激,留捻三分

钟。复诊:寒热退,呕吐平,胸胁少腹痛减,头痛目眩亦瘥,惟耳聋如故,脉转弦缓,苔薄黄,除按初诊穴位针刺外,又按《席弘赋》“但患伤寒两耳聋,金门听会疾如风”的经验,即加刺以上二穴,中度刺激,留捻三分钟,连针三次,听力恢复正常,诸病均愈。

案四:太阴病证

曾××,男,45岁。无热恶寒,全身骨节痠楚,四肢微温,脘间胀痛,食不下,头重呕吐,口不渴,二便自调,脉濡细重按无力,苔薄白。病由饮食生冷,加以寒气内侵,湿邪蕴于太阴脾经,成为太阴病。治法应以温脾化湿。初诊:针隐白、中脘、足三里、三阴交、天枢,中刺激,留捻3分钟,出针后各穴加灸5壮,即日上下午针灸二次。复诊:症状消失,但腹痛依然,乃据《万病回春》“伤寒阴症腹痛,灸小趾外侧上纹头。”用麦粒大艾炷灸五壮,仅灸二次,腹痛消失,诸症痊愈。

案五:少阴病证

金××,男,37岁。身重恶寒,肢冷腹痛,额前有汗,不进饮食,日泻3~4次,溲利,不渴,目瞑倦卧,声低息微,不欲言,六脉俱沉,苔薄白。曾服中药桂附姜朴之剂不应。病由肾阳虚损,寒邪侵袭少阴肾经。治宜补肾祛寒,非重灸恐难奏效。初诊:取太溪、复溜,各灸10壮,肾俞、中脘、关元,各灸15壮。依法施灸四次,不药而愈。

案六:厥阴病证

洪××,男,30岁。腹内拘紧阵痛,心中烦热躁扰,四肢厥逆,呕吐酸苦,下利清谷,齿干口渴,喜冷饮,饮下即吐,小溲无变,脉弦数不静,苔黄白交杂。脉症合参,显系寒热交并,致成阴阳错杂的厥阴病。宜用祛寒泄

热, 针灸兼施为治。初诊: 针中封、间使、章门、肝俞, 中度刺激, 留捻三分钟。关元、中脘出针后加灸五壮, 日针灸二次。复诊: 腹痛烦热已除, 四肢转温, 吐利亦有好转, 不思引饮, 脉转弦平, 苔薄白。既有显效, 仍宗前法, 治疗五次, 诸恙即愈。

按: 上举验案, 均经服药未效, 改用针灸

治疗而愈。盖按经取穴, 或针或灸同样能直达病所。但手法若注重刺激效应, 其治愈率则高, 所以无论用针用灸, 或针灸合用, 每针一穴, 必在 2~3 分钟时间内, 持续留捻刺激, 使病人有持续痠麻感觉; 每灸一穴, 按病情需要和穴位功能确定壮数。针灸得法, 效果良好, 神而明之, 存乎其人。

治 痹 2 例 介 绍

湖北省洪湖县中医院 曾君荣 王应山

周承明老师治痹经验丰富, 疗效卓著。根据周老多年临床经验, 将痹证分为风寒湿和风湿热两大类, 强调补肾为治本大法, 攻补兼施。兹选典型病例两则, 以供同道参考。

例一: 汪××, 女, 38岁, 1983年3月7日来诊。患者四肢大小关节疼痛肿胀十余年, 前三年起双手指关节出现梭形病变, 长期服用消炎痛和强的松(前者每日25毫克, 后者每日15毫克), 尚不能明显减轻, 近二月来双下肢膝、踝关节红肿疼痛加重, 行走不便, 夜寐多梦, 精神欠佳, 食欲不振, 舌质紫暗、体胖大、苔黄腻, 脉细涩。证属肾精不足, 湿热为患。治拟补肾益精, 清热祛湿。方用验方关节6号散: 鹿茸9克, 乳香9克, 没药9克, 鳖甲9克, 合欢皮9克, 共研末, 分3次在晚睡前以黄酒吞服。同时, 服用我院自产的雷公藤浸膏片(系雷公藤全根水浸膏混合制成的糖衣片, 每片含生药1.25克), 每次2片, 每日3次。

服药两周后, 强的松逐渐减量, 四肢关节疼痛大有减轻, 双膝、踝关节红肿稍有消退, 精神好转, 食欲增加, 舌质暗、苔微黄而腻, 脉细。继服雷公藤浸膏片(服法同上); 另拟伸筋汤: 猪蹄1只(500克左右为佳), 伸筋草60克, 宣木瓜60克, 千年健60克, 生苡仁60克, 上药以水1000毫升, 以文火煨至猪蹄烂熟, 去药渣, 不放油盐, 吃猪蹄喝药汤, 一天内分数次吃完, 每日一剂。服药2月后, 痊愈。

按: 患者舌体胖、舌质紫、苔黄腻、脉细涩, 乃肾精不足, 气血失和, 瘀热相搏使然, 为本虚标实之证。本虚宜以有情之品峻补之, 此乃“精不足者, 补之以味”之意; 同时也要攻其邪实。乃方用鹿茸、猪蹄

共补肾精, 乳、没行血和血, 鳖甲、雷公藤清热消肿止痛, 伸筋草、宣木瓜、生苡仁祛风除湿, 通经活络, 千年健祛风湿、壮筋骨。药证相符, 攻补兼施, 故获良效。

例二: 韩××, 男, 42岁, 1979年4月15日来诊。患者四肢关节疼痛肿胀四年, 以两手腕、两肩、两膝关节为剧, 夜间尤甚。肿痛关节处怕风、畏冷, 得热稍舒。夜寐欠佳, 精神不振, 饮食一般, 舌淡红、苔白腻, 脉紧。来诊时已服强的松, 每日30毫克。此属肝肾不足, 寒湿内侵之证。治拟补肝肾, 散寒湿。处方: 生姜250克, 白酒1250毫升, 雄鸡一只(1000克左右为佳), 以文火炖熟, 2日内分数次服完。嘱服药后禁风。服用6剂后, 患者所服强的松已减去20毫克, 四肢关节畏冷明显减轻, 全身关节疼痛明显好转, 病者见服之效佳, 又加服2剂。

服药后, 强的松全撤, 未见反跳现象。此乃正气稍复, 寒湿之邪已去大半。拟雷公藤合剂: 雷公藤250克, 生川乌60克, 生草乌60克, 当归18克, 桂枝18克, 川牛膝18克, 木瓜18克, 羌活18克, 钻地风18克, 杜仲15克, 上药加水2500毫升, 煎取1000毫升, 去渣加水及冰糖250克, 置冷, 加白酒1000毫升。每服30毫升, 一日3次。服3月余, 顽症遂愈。

按: 患者畏寒、怕冷, 关节疼痛肿胀, 得热则舒, 辨为风寒湿痹。故采用酒、姜等辛燥之品, 燥可祛湿, 温可散寒, 共奏除湿发汗之效, 使湿邪从汗而解; 治标勿忘固本, 又用雄鸡增精填髓, 强筋健骨。复诊乃用雷公藤、桂枝、川牛膝、木瓜、羌活等祛风除湿、舒筋活络, 生川、草乌散寒止痛, 杜仲补肝肾而强筋骨。邪去正复, 诸症乃除。